

曾国藩

下

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、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曾国藩／著

品读名家精萃



点亮智慧人生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浩瀚深广、源远流长，其中近代名家文化更是博大精深……它涵储着中国人文精神的精髓，是中华民族之魂。丛书在名家文学原著中节选出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、具有深远影响的精髓作品，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，引导青少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道理，把握国学的精髓。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曾国藩

下



曾国藩／著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
中华五千年的人文史，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画卷。在这部画卷中，无数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，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，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光辉篇章。曾国藩，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，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，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，特别是晚清历史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本书《曾国藩》是作者精心研究、精心编撰的一部关于曾国藩的传记。它不仅详细记载了曾国藩的生平事迹，还深入剖析了他的思想、性格和为人处世之道。本书语言流畅，内容翔实，是研究曾国藩和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参考书。本书由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高质量的、具有可读性和研究价值的传记作品。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.曾国藩/刘东主编; (清)曾国藩
著.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2.5
ISBN 978-7-5513-0265-4

I. ①近… II. ①刘…②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近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5.0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9107号

近代名人文库精萃
曾国藩(下)

主 编 刘 东
著 者 曾国藩
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
封面设计 梁 宇
版式设计 刘兴福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
开 本 70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字 数 370千字
印 张 24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265-4
定 价 48.00元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065200

曾国藩

(下册)





家 书

为 政 类

稟祖父母（与英国议和）

孙男国藩跪稟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，系七月父亲在省所发，内有叔父信及欧阳牧云致函。知祖母于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，不药而愈，可胜欣幸。

高丽参足以补气，然身上稍有寒热，服之便不相宜，以后务须斟酌用之。若微觉感冒，即忌用此物。平日康强时，和入丸药内服最好。然此时家中想已无多，不知可供明年一单丸药之用否？若其不足，须写信来京，以便觅便寄回。四弟、六弟考试又不得志，颇难为怀。然大器晚成，堂上不必以此置虑。闻六弟将有梦熊之喜，幸甚。近叔父为婶母之病劳苦忧郁，有怀莫宣。今六弟一索得男，则叔父含饴弄孙，瓜瓞日繁，其乐何如！唐镜海先生德望为京城第一，其令嗣极孝，亦系兄子承继者。先生今年六十五岁，得生一子，人皆以为盛德之报。

英夷在江南，抚局已定。盖金陵为南北咽喉，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，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，以安民而息兵。去年逆夷在广东曾经就抚，兵费去六百万两。此次之费，外间有言二千一百万者。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，不动帑藏者，皆不知的否。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，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，天津亦已撤退。议抚之使，系伊里布、耆英及两江总督牛鉴三



人。牛鉴有失地之罪，故抚局成后，即革职拿问。伊里布去广东，代奕山为将军。耆英为两江总督。

自英夷滋扰，已历二年，将不知兵，兵不用命，于国威不无少损。然此次议抚，实出于不得已。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，四海晏然安堵，则以大事小，乐天之道，孰不以为上策哉！

孙身体如常。孙妇及曾孙兄妹并皆平安。同县黄晓潭荐一老妈吴姓来，因其妻凌虐婢仆，百般惨酷，求孙代为开脱。孙接至家住一日，转荐至方夔卿太守处，托其带回湖南，大约明春可到湘乡。今年进学之人，孙见《题名录》，仅认识彭惠田一人，不知廿三四都进入否？谢宽仁、吴光煦取一等，皆少年可慕，一等第一，《题名录》刻黄生平，不知即黄星平否。孙每接家信，常嫌其不详，以后务求详明，虽乡间田宅婚嫁之事，不妨写出，使游子如仍出里门，各族戚家，尤须一一示知。幸甚。敬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。余容后呈。孙谨呈。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）

禀父母（盘查国库巨案）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：

男因身子不甚壮健，恐今年得差劳苦，故现服补药，预为调养。已作丸药两单。考差尚无信，大约在五月初旬。

四月初四，御史陈公上摺直谏。此近日所仅见，朝臣仰之如景星庆云。兹将摺稿付回。三月底盘查国库，不对数银九百二十五万两。历任库官及查库御史，皆革职分赔，查库王大臣亦摊赔。此从来未有之巨案也。湖南查库御史有石承藻、刘梦兰二人，查库大臣有周系英、刘权之、何凌汉三人。已故者，令子孙分赔。何家须赔银三千两。

同乡唐诗甫李杜选陕西靖边县，于四月廿一出京。王翰城选山西冀宁州知州，于五月底可出京。余俱如故。男二月接信后，至今望信甚切。男谨禀。（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）

**禀父母**（具摺奏请日讲）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福安：

潢男三月十五到京，十八日发家信一件，四月内应可收到。

藩男十九日下园子，二十日卯刻，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，西陵在易州，离京二百六十里。二十四下午到，廿五日辰刻致祭。比日转身，赶走一百廿里。廿六日走百四十里，申刻到家。一路清吉，而昼夜未免辛苦。廿八早复命。数日内作奏摺，拟初一早上具摺。因前奏举行日讲，圣上已允，谕于百日后举行，兹摺要将如何举行之法，切实呈奏也。

廿九日申刻，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，内六弟一信，九弟二十六之信，并六弟与他之信，一并付来。知堂上四位大人康健如常，合家平安，父母亲大人俯允来京，男等内外不胜欣喜。手谕云，起程要待潢男秋冬两季归，明年二月，潢男仍送两大人进京云云。男等敬谨从命。叔父一二年内既不肯来，男等亦不敢强。潢男归家，或九月或十月，容再定妥。男等内外及两孙、孙女皆好，堂上大人不必悬念。余俟续禀。（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）

致诸弟（具奏言兵饷事）

澄、温、植、洪四弟左右：

三月初四发一家信，其后初九日，予上一摺，言兵饷事。适于是日皇上以粤西事棘，恐现在彼中者，不堪寄此重托，特放赛中堂前往。以予摺所言甚是，但目前难以举行，命将摺封存军机处，待粤西定后，再行办理。赛中堂清廉公正，名望素著，此行应可迅奏肤功。但湖南逼近粤西，兵差过境，恐州县不免借此生端，不无一番蹂躏耳。

魏亚农以三月十三日出都，向予借银二十两。既系姻亲，又系黄生之侄，不能不借与渠。渠言到家后，即行送交予家，未知果然否。叔父前信





要鹅毛管眼药并硃砂膏药，兹付回眼药百筒，膏药千张，交魏亚农带回，呈叔父收存，为时行方便之用。其摺底付回查收。

澄弟在保定，想有信交刘午峰处。昨刘有信寄子彦，而澄弟书未到，不解何故，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。澄弟去后，吾极思念。偶自外归，辄至其房。早起辄寻其室，夜或遣人往呼。想弟在路途弥思我也。书不一一，余俟续具。兄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三月十二日）

致诸弟（进谏说破骄矜）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四月初三日发一家信，厥后摺差久不来，是以月余无家书。五月十二摺弁来，接到家中一信，乃四月一日所发者，具悉一切。植弟大愈，此最可喜。

京寓一切平安。癖疾又大愈，比去年六月，更无形迹。去年六月之愈，已为五年来所未有，今又过之。或者从此日退，不复能为恶矣。皮毛之疾，究不甚足虑，久而弥可信也。

四月十四日考差，题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”，经文题“必有忍，其乃有济；有容，德乃大”，赋得“濂溪乐处”得“焉”字。

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，敬陈圣德三端，预防流弊。其言颇过激切，而圣量如海，尚能容纳，岂汉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！余之意，盖以受恩深重，官至二品，不为不尊；堂上则诰封三代，儿子则荫任六品，不为不荣。若于此时，再不尽忠直言，更待何时乃可谏言？而皇上圣德之美，出於天亶自然，满廷臣工，遂不敢以片言逆耳，将来恐一念骄矜，遂至恶直而好谀，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。是以趁此元年新政，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，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。此余区区之本意也。现在人才不振，皆谨小而忽于大，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，欲以此疏稍挽风气，冀在廷皆趋于骨鲠，而遇事不敢退缩。此余区区之余意也。摺子初上之时，余意恐犯不测之威，业将得失祸福，置之度外。不意圣慈含容，曲赐矜全。自是以后，余益当尽忠报国，不得复顾身家之私。然此后摺奏虽多，亦断



无有似此摺之激直者。此摺尚蒙优容，则以后奏摺，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。诸弟可将吾意细告堂上大人，无以余奏摺不慎，或以戇直干天威为虑也。

父亲每次家书，皆教我尽忠图报，不必系念家中。余敬体吾父之教训，是以公尔忘私，国尔忘家。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，偿家中旧债，即一心以国事为主，一切升官得差之念，毫不挂于意中。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，余即未往赴考。侍郎之得差不得差，原不关乎与考不与考。上年己酉科，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，瑞常、花沙纳、张芾是也。未考而得者亦三人，灵桂、福济、王广荫是也。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，不考者三人，是日题“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论”，诗题“楼观沧海日”得“涛”字。五月初一放云贵差，十二放两广、福建三省，名见京报内，兹不另录。袁漱六考差颇为得意，诗亦工妥，应可一得，以救积困。

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，自是我邑之福。余下次当写信与之。霞仙得县首，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。刘继振既系水口近邻，又送钱至我家求请封典，义不可辞。但渠三十年四月选授训导，已在正月廿六恩诏之后，不知尚可办否，当再向吏部查明。如不可办，则当俟明年四月升补恩诏，乃可呈请。若并升补之时，推恩不能及于外官，则当以钱退还。家中须于近日详告刘家，言目前不克呈请，须待明年六月，乃有的信耳。

澄弟河南、汉口之信，皆已接到。行路之难，乃至于此！自汉口以后，想一路载福星矣。刘午峰、张星垣、陈谷堂之银皆可收，刘、陈允宜受之，不受反似拘泥。然交际之道，与其失之滥，不若失之隘。吾弟能如此，乃吾之所欣慰者也。西垣四月廿九到京，住余宅内，大约八月可出都。此次所寄摺底，如欧阳家、汪家及诸亲族，不妨钞送共阅。见余忝窃高位，亦欲忠直图报，不敢唯阿取容，惧其玷辱宗族，辜负期望也。余不一一。兄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）

致诸弟（详述办理巨盗及公议粮饷事）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

八月十七日，接到家信，欣悉一切。

左光八为吾乡巨盗，能除其根株，扫其巢穴，则我境长享其利，自是莫大阴功。第湖南会匪，所在勾结，往往牵一发而全身皆动。现在制军程公，特至湖南，即是奉旨查办此事。盖恐粤西匪徒穷窜，一入湖南境内，则楚之会匪，因而窃发也。左光八一起，想尚非巨伙入会者流。然我境办之，不可过激而生变。现闻其请正绅保举，改行为良，且可捉贼自效，此是一好机会。万一不然，亦须相机图之，不可用力太猛，易发难收也。

公议粮饷一事，果出通邑之愿，则造福无量。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，则我家万不可出力。盖亏空万六千两，须大钱三万余千，每都畿须派千串。现在为此说者，不过数大绅士一时豪气，为此急公好义之言。将来各处分派，仍是巧者强者少出，而讨好于官之前，拙者弱者多出，而不免受人之勒。穷乡殷实小户，必有怨声载道者。且此风一开，则下次他官来此，既引师令之借钱办公为证，又引朱令之民帮垫亏为证，或亦分派民间出钱帮他，反觉无辞以谢。若相援为例，来一官，帮一官，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。

凡行公事，须深谋远虑。此事若各绅有意，吾家不必拦阻，若吾家倡议，万万不可。且官之补缺，皆有呆法，何缺出轮何班补，虽抚藩不能稍为变动，澄弟在外多年，岂此等亦未知耶？朱公若不轮到班，则虽帮垫亏空，通邑挽留，而格于成例，亦不可行。若已轮到班，则虽不垫亏空，亦自不能不补此缺。间有特为变通者，督抚专摺奏请，亦不敢大违成例。季弟来书，若以朱公之实授与否，全视乎亏空之能垫与否，恐亦不尽然也。曾仪斋若系革职，则不复能穿补子，若系大计休致，则尚可穿。

季弟有志于道义身心之学，余阅其书，不胜欣喜。凡人无不可为圣贤，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。吾弟诚有志于此，须熟读《小学》及《五种遗规》二书，此外各书，能读固佳，不读亦初无所损。可以为天地之完人，可以为父母之肖子，不必因读书而后有所加于毫末也。匪但四六古诗，可以不看，即古文为吾弟所愿学者，而不看亦是无妨。但守《小学》、《遗规》二书，行一句，算一句，行十句，算十句，贤于记诵词章之学万万矣。季弟又言愿尽孝道，惟亲命是听，此尤足补我之缺憾。我在京十余年，定省有阙，色笑远违，寸心之疚，无刻或释。若诸弟在家，能婉愉孝



养，视无形，听无声，则余能尽忠，弟能尽孝，岂非一门之祥瑞哉！愿诸弟坚持此志，日日勿忘，则兄之志可以稍释。幸甚幸甚！书不一一，余候续具。兄国藩手草。（咸丰元年八月十九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以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亲）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兄膺此巨任，深以为惧。若如陆、何二公之前辙，则貽我父母羞辱，即兄弟子侄，亦将为人所侮。祸福倚伏之几，竟不知何者为可喜也。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，及各省之督抚将帅，天下似无戡定之理。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，以爱民二字报吾亲，才识平常，断难立功，但守一勤字，终日劳苦，以少分宵旰之忧。行军本扰民之事，但刻刻存爱民之心，不使先人之积累，自我一人耗尽。此兄之所自矢者，不知两弟以为然否？愿我两弟亦常常存此念也。沅弟多置好官，遴选将才二语，极为扼要，然好人实难多得，弟为留心采访，凡有一长一技者，兄断不敢轻视。

谢恩摺今日拜发。宁国日内无信，闻池州杨七麻子将往攻宁，可危之至。（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）

致九弟（暂缓奏祀望溪）

沅弟左右：

望溪先生之事，公私均不甚愜。公牍中须有一事实册，将生平履历，某年中举中进士，某年升官降官，某年得罪，某年昭雪，及生平所著书名，与列祖褒赞其学问品行之语，一一胪列，不作影响约略之词，乃合定例。望溪两次获罪，一为戴名世《南山集序》，入刑部狱；一为其族人方某挂名逆案，将方氏通族，编入旗籍，雍正间始准赦宥，免隶旗籍，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。今欲请从祀孔庙，须将两案历奉谕旨，一一查出，尤须将国史本传查出，恐有严旨碍眼者，易干驳詰。从前入祀两



庠之案，数十年而不一见，近年层见迭出，几于无岁无之。去年大学士九卿等议覆陆秀夫从祀之案，声明以后外间不得率请从祀，兹甫及一年，若遽违新例而入奏，必驳无疑。右三者，公事之不甚愜者也。

望溪经学，勇于自信，而国朝巨儒，多不甚推服，《四库书目》中于望溪每有贬词，最后《皇清经解》中，并未收其一册一句。姬传先生最推崇方氏，亦不称其经说。其古文号为一代正宗，国藩少年好之，近十余年，亦别有宗尚矣。国藩于本朝大儒，学问则宗顾亭林、王怀祖两先生，经济则宗陈文恭公，若奏请从祀，须自三公始。李厚庵与望溪，不得不置之后图。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。（咸丰十一年六月廿九日）

致季弟（长江厘卡太多）

季弟左右：

接家书，知季弟妇于二月初七日仙逝。何以一病不起？想系外感之症。弟向来襟怀不畅，适闻此噩耗，谅必哀伤不能自遣。惟弟体亦不十分强壮，尚当达观节哀，保重身体。应否回籍一行，待沅弟至三山夹，与弟熟商，再行定夺。

长江数百里内，厘卡太多，若大通再抽船厘，恐商贾裹足，有碍大局，拟不批准。荻港厘局分设为数无多，拟批令改于华阳镇分设，为数较多，弟之所得较厚，又于外江水师无交涉争利之嫌，更为妥善。诸嘱保重，至要至要！（同治元年二月廿一日）

致九弟季弟（筹办粤省厘金）

沅、季弟左右：

复奏朱侍御一疏，定于五日内拜发，请钦派大员再抽广东全省厘金，余奏派委员随同筹办，专济苏、浙、皖鄂四省之饷。大约所得每月在二十万上下，胜于江西厘务也。此外实无可生发，计今年春夏必极穷窘，秋冬



当渐优裕。

马队营制，余往年所定，今阅之，觉太宽而近于滥，如公夫、长夫之类是也。然业已久行，且姑仍之。弟新立营头，即照此办理。将来裁减，当与华字、顺字两营并裁，另行新章也。

上海派洋船来接少荃一军，带银至十八万两之多，可骇而亦可怜！不能不令少荃全军舟行，以顺輿情。三月之内，陆续拔行。其黄昌岐水军，则俟三四月之交，遇大顺风，直冲下去。弟到运漕，可告昌岐来此一晤也。（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）

致九弟（抽本省之厘税）

沅弟左右：

接信知弟目下将操练新军，甚善甚善。惟称欲过江斜上四华山扎营，则断不可。四华山上逼芜湖，下逼东梁，若一两月不破此二处，则我军无势无趣，不得不退回北岸矣。弟军南渡，总宜在东梁山以下，采石、太平一带，如嫌采石下形势太宽，即在太平以上渡江，总宜夺金柱关，占内河江面为主。余昨言妙处有四：一曰隔断金陵、芜湖之气，二曰水师打通泾县、宁国之粮路，三曰芜湖四面被围，四曰抬船过东坝，可达苏州，尤妙之小者耳。又有最大者，金柱关可设厘卡，每月进数五六万，东坝可设厘卡，每月亦五六万。二处皆系苏、皖交界，弟以本省之藩司抽本省之厘税，尤为名正言顺。弟应从太平关南渡，毫无疑义，余可代作主张，其迟速则仍由弟作主耳。西梁上下两岸，从三山起，至采石止，望弟绘一图寄来。至要至要！（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）

致九弟（当大事宜明强）

沅弟左右：

来信“乱世功名之际，颇为难处”十字，实获我心。本日余有一片，



亦请将钦篆、督篆二者分出一席，另简大员。吾兄弟常存兢兢业业之心，将来遇有机缘，即便抽身引退，庶几善始善终，免蹈大戾乎？至于担当大事，全在明强二字。《中庸》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五者，其要归于愚必明，柔必强。弟向来倔强之气，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，凡事非气不举，非刚不济，即修身齐家，亦须以明强为本。

巢县既克，和、含必可得手。以后进攻二浦，望弟主持，余相隔太远，不遥制也。（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）



服 官 类

致诸弟（喜述大考升官）

诸位老弟足下：

三月初六巳刻，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，余心甚着急，缘写作俱生恐不能完卷。不图十三日早，见等第单，余名次二等第一，遂得仰荷天恩，赏擢不次，以翰林院侍讲升用。格外之恩，非常之荣，将来何以报称，惟有时时惶悚，思有补于万一而已。

兹因金竺虔南旋之便，付回五品补服四付，水晶顶二座，阿胶二封，鹿胶二封，母亲耳环一双。竺虔到省时，老弟照单查收。阿胶系毛寄云所赠，最为难得之物，家中须慎重用之。竺虔曾借余银四十两，言定到省即还，其银以廿二两为六弟、九弟读书省城之资，以四两为买书买笔之资，以六两为四弟、季弟衡阳从师束脩之资，以四两为买漆之费，即每岁漆一次之谓也，以四两为欧阳太岳母奠金。贤弟接到银后，各项照数分用可也。此次竺虔到家，大约在五月节后，故一切不详写，待摺差来时，另写一详明信付回，大约四月半可到。贤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，可写信到京。余不具述。兄国藩手草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）

禀祖父母（报告升侍讲）

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

三月初六日，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，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。孙



初闻之，心甚惊恐，盖久不作赋，字亦生疏。向来大考，大约六年一次。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到今，仅满四年，万不料有此一举。故同人闻命下之时，无不惶悚。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。初十日卯刻进场，酉正出场，题目另纸敬录，诗赋亦另誊出。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，告病不入场者三人，病愈仍须补考。在殿上搜出夹带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，其余皆整齐完场。十一日，皇上亲阅卷。十二日，钦派阅卷大臣七人，阅毕拟定名次，进呈皇上钦定。一等五名，二等五十五名，三等五十六名，四等七名。孙蒙皇上天恩，拔取二等第一名。湖南六翰林，二等四人，三等二人，另有全单。十四日引见，共升官者十一人，记名候升者五人，赏缎者十九人，升官者不赏缎。孙蒙皇上格外天恩，升授翰林院侍讲。十七日谢恩，现在尚未补缺，有缺出即应孙补。其他升降赏赉，另有全单。湖南以大考升官者，从前雍正二年，惟陈文肃公，一等第一，以编修升侍读，近来道光十三年，胡云阁先生，二等第四，以学士升少詹，并孙三人而已。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，而升官与之同。此皇上破格之恩也。孙学问肤浅，见识庸鄙，受君父之厚恩，蒙祖宗之德荫，将来何以为报！惟当竭力尽忠而已。

金竺虔于昨廿一日回省，孙托带五品补服四付，水晶顶戴二座，阿胶一斤半，鹿胶一斤，耳环一双，外竺虔借银五十两，即以付回。昨在竺虔处寄第三号信，信面信里，皆写银四十两，发信后，渠又借去十两，故前后二信不符。竺虔于五月半可到省，若六弟、九弟在省，可面交；若无人在省，则家中专人去取，或诸弟有高兴到省者，亦妙。今年考差，大约在五月中旬，孙拟于四月半下园用功。

孙妇现已有喜，约七月可分娩。曾孙兄弟并如常。寓中今年添用一老妈，用度较去年略多。此次升官，约多用银百两，东扯西借，尚不窘迫，不知有邯郸报来家否？若其已来，开销不可太多。孙十四引见，渠若于廿八日以前报到，是真邯郸报，赏银四五十两可也；若至四月始报，是省城伪报，赏数两足矣。但家中景况不审何如，伏恳示悉为幸。孙跪稟。（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）

稟祖父母（报告考差信）

孙男国藩跪稟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：